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齐鲁晚报社

ZhongGuoXiaoShuoXueHui

中国小说学会 —兼容—

2004 历史内涵
人性深度
艺术水准

中国小说排行榜

作家出版社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齐鲁晚报社

ZhongGuoXiaoShuoXueHui

中国小说学会 —兼容—

2004 历史内涵
人性深度
艺术水准

中国小说排行榜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齐鲁晚报社主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063-3472-0

I. 2… II. 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577 号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

主编: 中国小说学会 齐鲁晚报社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李栋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720 千

印张: 33.5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472-0

定价: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小说学会

ZhongGuoXiaoShuoXueHui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

麦 家 ◆《两位富阳姑娘》《红豆》2004 年 2 期

莫 言 ◆《月光斩》《人民文学》2004 年 10 期

刘玉栋 ◆《幸福的一天》《红豆》2004 年 6 期

卢江良 ◆《狗小的自行车》《当代》2004 年 3 期

陈希我 ◆《我疼》《红豆》2004 年 5 期

苏 童 ◆《堂兄弟》《上海文学》2004 年 7 期

潘向黎 ◆《白水青菜》《作家》2004 年 2 期

铁 凝 ◆《小嘴不停》《长城》2004 年 4 期

魏 微 ◆《异乡》《人民文学》2004 年 10 期

赖妙宽 ◆《右肋下》《人民文学》2004 年 9 期

中篇小说

艾 伟 ◆《中篇 1 或短篇 2》《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 5 期

孙惠芬 ◆《一树槐香》《十月》2004年5期

映 川 ◆《我困了，我醒了》《人民文学》2004年6期

陈昌平 ◆《国家机密》《钟山》2004年6期

陈应松 ◆《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3期

韩天航 ◆《我的大爹》《清明》2004年5期

葛水平 ◆《地气》《黄河》2004年1期

苏 炜 ◆《米调》《钟山》2004年4期

王 松 ◆《血疑》《人民文学》2004年9期

胡学文 ◆《麦子的盖头》《青年文学》2004年8期

长篇小说

格 非 ◆《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张 平 ◆《国家干部》作家出版社2004年2月

刘 庆 ◆《长势喜人》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

文 兰 ◆《命运峡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

乔 叶 ◆《我是真的热爱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

前言

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 ——写在小说学会《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前面

陈骏涛

自新千年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冯骥才倡导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以来，迄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如今，各种排行榜和评奖如雨后春笋，应该说，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作为学会的圈内人，我不想对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价值和意义作过高的估价，说到底，它也不过是当今多种排行榜中的一种，代表了当今文坛多声部合唱的一个声部罢了。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自此项排行榜推出以后，每年差不多都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在新闻媒体和各个网站上的曝光率也是比较高的，虽然也有一些不同乃至很不相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大多数的反馈表明，这项排行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持续的、积极的影响。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排行榜和评奖，中国小说学会为什么还要另搞一个排行榜（一年一届）和评奖（三年一届）呢？根据冯骥才先生的想法，如今的排行榜和评奖固然名目繁多，但实际上不外两种：一种是出版商和书商按照书籍市场的行情和销售量作为价值尺度的，属于商业性的行为；一种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要求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行为。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需要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单单有这样两种排行榜和评奖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第三种，这就是学者和专家视野中的排行榜和评奖，中国小说学会所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排行榜和评奖。上述三种排行榜和评奖，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各有其特点，实际上呈现出互补的效应，在当今这个多元的时代，都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小说学会的排行榜自有学会的标准。说“学者和专家视野”，还是有些笼统，因为学者和专家的视野也是各不相同的，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因此就得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经过多次讨论，小说学会评委们认可了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的排行榜和评奖的标准。当然，每一部（篇）

作品的情况又是互不相同的，最好的作品是三方面都能融会贯通，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多数作品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多半是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比较突出。我们尽可能做到三方面兼顾，但也不可能对每部（篇）作品都一一求全。

由于有这样的标准，因而小说学会的历届排行榜和三年一届的评奖，就出现了与其他排行榜和评奖不尽相同的结果。有些舆论批评我们，为什么有些被广大读者看好的、几乎位居某年度畅销书前列的小说和小说家，有些为官方或半官方所竭力推崇和表彰的很知名的小说和小说家，却不被小说学会看中呢？其因盖出于此。不是说上面所说的这些小说就不好，也不是说只有小说学会推举的小说才最好，而是因为小说学会会有自己的评选标准，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不仅上述呼声颇高的作品在这里落榜了，而有些不被上述两种排行榜和评奖看中的，甚至还不是很知名的小说和小说家，却因其作品确实出色，确实显现出新质，确实有深厚的艺术潜质和底蕴，而在我们这里入榜或获奖了。如果小说学会的排行榜和评奖也与上述两种排行榜和评奖完全相同，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

二

本届排行榜经过三天评议和三轮投票，最终推出了格非的《人面桃花》和张平的《国家干部》等五部长篇，艾伟的《中篇1或短篇2》和孙惠芬的《一树槐香》等十部中篇，麦家的《两位富阳姑娘》和莫言的《月光斩》等十个短篇，共计二十五部（篇），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二〇〇四年度中国小说发展的整体水平和中国作家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小说题材所涉及的生活面是广阔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时代变革的脚印，而且反映了人们在思想感情和人性深层的微妙变化。可以看出，作家们下笔更加从容、更加自由了，几乎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小说的可能性空间，作家的艺术想象空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人预言，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随着人们消费性文化需求的增长，各种供休闲娱乐的艺术手段的出现和更新，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终将走向式微，但从这些年中国当代小说的足迹来看，似乎并没有感到它的式微，只是感到它正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

在这二十五部（篇）作品中，格非的长篇《人面桃花》是格外引人瞩目的。格非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崛起的先锋作家，在经历了七八个年头的喷发期之后，到九十年代中期就随着先锋派整体的沉寂而归于沉寂，《人面桃花》则是在沉寂了近十年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可以说，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厚积薄发的作品，也是格非从“先锋”走向“传统”的作品，或者说是他“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作品。“先锋”和“传统”在这里是融为一体的，都给了他的创作以滋养。评论家谢有顺曾经有这样的评价：“《人面桃花》让我重温一个写作者的虔诚，也让我们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清脆质地。它是坚韧的，敏锐的，优雅的，精致的，更重要的，它是宽广和深邃的。”对这个说法，我深有同感。《人面桃花》将使大

量“速成”的、粗糙的长篇相形见绌，也预示着当代中国纯文学的深厚底蕴和发展前景。

如果说，《人面桃花》主要是在小说艺术上让人们感受到某种惊喜的话，那么，张平的长篇《国家干部》则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而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评论家雷达对这部长篇有八个字的评语：广阔，博大，尖锐，复杂。“就其触动的矛盾之深，揭示的问题之广，给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之强，实在罕见。”张平先前以小说《抉择》率先揭示了干部的集体腐败这一惊人现象，如今又以《国家干部》揭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此书于字里行间所透发出的作家的胆识和正气，不能不令人感怀和敬佩。作者把自己的这部小说定位于“一部现实小说，一部政治小说，或者说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这是直面现实、直面政治的自白。《国家干部》在读者中所引发的深刻反响，将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文学与现实、作家与政治的关系。

居于中篇小说榜首的是艾伟的《中篇1或短篇2》。在这部包括两个短篇——《俘虏》和《忠诚》的中篇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小说对人性揭示之深度。作者曾经自言：“我的小说一般有一个指向，就是考查意识形态下人性的状况和人的复杂处境。”《俘虏》和《忠诚》就是表现在一种特殊的境遇中（战争和俘虏营），一个普通人（志愿军战士），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尖锐冲突。这部小说对人性的揭示，可以说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作者用的是回到个人、回到内心的“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到达了在公共生活中个体都有可能要面临的某种境遇。艾伟的创作固然起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真正成名却是在本世纪初。从他的长篇《越野赛跑》和《爱人同志》以及这部中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作者是很有艺术潜质的，对他的未来，我们将充满期待。

居于短篇小说榜首的也是一位年轻作者麦家所写的《两位富阳姑娘》。麦家自言小说是一种“有技艺、有难度”的艺术，而不是像“拉家常”式的东西，因此他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去构筑“有难度”的小说，写出了像《解密》和《暗算》这样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的“智性”小说。《两位富阳姑娘》是一个短篇，它不可能像《解密》那样充满“智性的张力”（吴义勤语），但有伏笔，有悬念，跟“拉家常”式的小说确实有些不同，不过也不是什么“有难度”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在钩沉一件沉重的往事中，寄寓着作者的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也自然而然感染了读者。评论界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展示了麦家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另一套本领，也就是写出不具有多少“难度”的，但依然是好小说的可能性和本领。因此，我们对麦家的未来也依然充满着期待。

.....

我上面只是简单地勾勒了居于本年度排行榜榜首的几部（篇）小说，语焉不详，挂一漏万，意在说明二〇〇四年度确实出现了不少好小说，有新意的小说，能给人以某种震撼感的小说。这些作品有的来自小说名家，有的则出自文苑新秀。

我们本着不薄名家、重视新人的宗旨，五年来，推举了九十余位作家的百余部（篇）小说。其中一个颇为醒目的现象是推举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作。这里所说的新人，并非专指年轻人，而是与名人相比在文坛上还不太知名或面孔相对陌生的作者，其中有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作者。前四届且不说，单就本届来说，就有刘庆的《长势喜人》、文兰的《命运峡谷》、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以上长篇），映川的《我困了，我醒了》、陈昌平的《国家机密》、韩天航的《我的大爹》、葛水平的《地气》、苏炜的《米调》、胡学文的《麦子的盖头》（以上中篇），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陈希我的《我疼》、赖妙宽的《右肋下》（以上短篇）等。

上面的简单勾勒也意在表明中国小说学会是有自己的评选取舍尺度的，它虽无意于标新立异，但也确有些出人意料之举，这都是在三天评议和三轮投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并非刻意为之。我们不考虑作家名气的大小，不考虑作家的年龄、性别、地区、民族，不考虑作品的题材，不考虑作品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等等，尽可能将可能导致评选不公的各种因素排除在外，坚守艺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立场和民主切磋的学风。长官意志和独断专行在我们这里是被排斥的。

但是，二十余位评委的视野所及、审美取向、价值判断无疑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每一次评选实际上都是“合力”的结果。这就难免遗珠之憾。有些很优秀的，甚至出类拔萃、本该上榜的小说，有名家的，也有新人的，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入榜。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好在还有其他的排行榜和选本可以弥补它的不足，我们相信，读者是会有自己的眼光和选择的。

三

去年，中国小说学会曾与齐鲁晚报社首次联手举办了二〇〇三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今年又与齐鲁晚报社再度合作。这一次合作不是局部的合作，而是全面的合作。在排行榜评议开始之前，中国小说学会与齐鲁晚报社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齐鲁晚报社将承办每年一届的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评定工作，并享有排行榜的独家发布权以及中国小说学会相应图书的出版经营权。据媒体报道，这种大众媒体与全国性民间文学团体全面合作、共同打造文化产品品牌的合作模式，在全国尚属首例，它对于助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传媒爆炸，传媒引导生活，传媒引导文化生产的时代。传媒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传媒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处不在。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纯文学或说高雅文学要谋求发展，确实需要传媒的支持。

就文学和文化来说，传媒当然更钟情于通俗的、大众的文学和文化，因为这更容易赢得大众读者和观众的青睐。但是，反过来说，要提高大众读者和观众的

文学、文化品味，也离不开纯文学或说高雅的文学和文化。此二者（通俗和高雅）对于大众传媒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与纯文学团体的合作，也是完全符合大众传媒自身的利益和需要的。

“齐鲁晚报社是一家拥有文化眼光、文化品位、文化情怀和文化责任的优秀媒体。”（冯骥才语）据第五十七届世界报业大会（伊斯坦布尔）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一百名名单”，中国有二十家报纸榜上有名，而《齐鲁晚报》则位居前列（第七名）。中国小说学会能够寻找到齐鲁晚报社这样既有文化声誉又有经济实力的大众媒体的支持，是学会的幸运。反过来说，齐鲁晚报社能够有中国小说学会这样全国性的民间文学团体的合作，对于提升《齐鲁晚报》的品牌，扩大其在全国文化界的影响，乃至拉动传媒界与民间文化团体的合作，都是极有意义的。

两家强强的联手，终将导致“双赢”的效果。愿合作长在，愿友谊永存！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CONTENTS | 目录

中国小说学会 2004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会 (1)

中国小说学会 2004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1)

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

——写在小说学会《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前面 陈骏涛 (1)

上榜短篇小说

《两位富阳姑娘》..... 麦 家 (2)

● 绵绵无期的幽怨——评《两位富阳姑娘》 杨 扬 (12)

《月光斩》 莫 言 (14)

● 弱者复仇的白日梦——评《月光斩》 毕光明 (21)

《幸福的一天》 刘玉栋 (23)

● 轻与重，小和大——评《幸福的一天》 施战军 (33)

《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 (34)

● 谁斩断了血缘的纽带——评《狗小的自行车》 李大鹏 (48)

《我疼》..... 陈希我 (50)

● 存在感：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疼——评《我疼》 毕光明 (62)

中国小说学会 齐鲁晚报社

Zhong Guo Xiao Shuo Xue Hui Qi Lu Wan Bao She

中国小说学会

ZhongGuoXiaoShuoXueHui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

《堂兄弟》..... 苏 童 (64)

● 一出乡村心理戏剧——读苏童的《堂兄弟》..... 吴义勤 (72)

《白水青菜》..... 潘向黎 (74)

● 男人·女人·物质·精神——评《白水青菜》 谭 湘 (83)

《小嘴不停》..... 铁 凝 (85)

● “思想的表情”——评《小嘴不停》..... 汤吉夫 (92)

《异乡》..... 魏 微 (93)

●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现代演绎 夏康达 (107)

《右肋下》..... 赖妙宽 (108)

● 会思想的脆弱的芦苇——评《右肋下》..... 雷 达 (117)

上榜中篇小说

《中篇1或短篇2》..... 艾 伟 (120)

● 绝处逢生的艺术——评《中篇1或短篇2》 汪 政 (143)

《一树槐香》..... 孙惠芬 (145)

● 女性：身体的倾诉与灵魂的独舞——评《一树槐香》..... 王 科 (174)

中国小说学会

Zhong Guo Xiao Shuo Xue Hui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

- 《我困了，我醒了》..... 映 川 (176)
 ● 现代意味与传统情怀——评《我困了，我醒了》..... 夏康达 (201)
- 《国家机密》..... 陈昌平 (203)
 ● 权力、历史与个人——评《国家机密》..... 洪治纲 (256)
-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 (258)
 ● 在命案背后——评《马嘶岭血案》..... 陈骏涛 (290)
- 《我的大爹》..... 韩天航 (292)
 ● 私人生活构成的“宏大叙事”——评《我的大爹》..... 李 星 (329)
- 《地气》..... 葛水平 (331)
 ●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评《地气》..... 盛 英 (356)
- 《米调》..... 苏 炜 (359)
 ● 人性的开拓 宏大的叙事——评中篇小说《米调》..... 公 仲 (423)
- 《血疑》..... 王 松 (425)
 ● 对人性恶的深入刻画——评《血疑》..... 金 汉 (442)
- 《麦子的盖头》..... 胡学文 (444)
 ● 在欲望中坚守——评《麦子的盖头》..... 陈 冲 (465)

中国小说学会

ZhongGuoXiaoShuoXueHui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

上榜长篇小说

《人面桃花》..... 格 非 (468)

●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评《人面桃花》..... 谢有顺 (474)

《国家干部》..... 张 平 (478)

● 向政治文明的维度提升——读《国家干部》..... 雷 达 (483)

《长势喜人》..... 刘 庆 (485)

● 卑微者的生命奇观——评《长势喜人》..... 阎晶明 (491)

《命运峡谷》..... 文 兰 (494)

● 一部叩问灵魂之作——评《命运峡谷》..... 吴义勤 孙 谦 (500)

《我是真的热爱你》..... 乔 叶 (505)

● 测量社会和人性的特殊尺度——评《我是真的热爱你》..... 李运转 (510)

附：历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514)

上榜
短篇小说

中国小说学会

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



麦家，1964 年生于浙江富阳。曾从军十七年，辗转七个省市。1983 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1991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97 年转业，定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等。

《两位富阳姑娘》

《红豆》2004 年 2 期

麦 家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了一批兵。计划一百二十人，实际招收一百二十八人。多出来的八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所以一般不会有有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的问题：这个人的脚板是平的，俗称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地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是不适合当兵的，要退。女的问题更大，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是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

情况下才会破。她才十九岁，没有结婚(这是肯定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在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还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简直吓人的地步。那个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脆弱，而且还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而断，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之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

她是破鞋!

都知道，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就发现是“破鞋”，当然要做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也就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男的女的一并退。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谁去退?领导安排我去，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都是我职责内的事。就这样，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的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给当地人武部，并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没我的事，自然可以走人。事实上，新兵在不戴领章帽徽之前，都还是人武部门的人，出了事情，由他们来解决是名正言顺的。就是说，我只要把人交到人武部，即可拔腿走掉。我后来想，如果我当时交了人就走，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路上，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有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续。但是我一路上着实为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绿树绿草绿水的，可谓山清水秀，对我而言，像是上了天。到人武部后又听说，闻名遐迩的美丽的富春江就在他们人武部小院的咫尺之外。我自小是看《富春江画报》长大的，富春江像我童年的一件不忘事，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肯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为一表，人武部部长即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饱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鹳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美好中。

第二天早上，有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准备吃罢早饭，赶九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个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宽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绵，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了一路景况，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